

目 录

霜 夜.....	1
吃狗崽.....	3
两个饭盒.....	6
掉 队.....	8
红 娃.....	9
血 信	12
小兵李古佬	14
行军大学	16
跟周副主席学文化	18
小理发员的故事	20
翡翠头饰	23
为徐总指挥传令	25
少年看护兵	27
桔林“打土豪”	29
怀念小吴	32
小姐姐	34
今年我十八	36
金包谷,银包谷.....	39
两条小白鱼	40

见面礼	42
小董过雪山	44
红小鬼翻越夹金山	47
小兰和田姐(一)	50
小兰和田姐(二)	52
红野果	54
三个小勤务员	56
接过政委的老怀表	58
三十五头牛的故事	61
特殊批准	63
喜从“天”降	66
红军小神农	68
“虾公”班长	70
让药针	73
吃斗笠	76
四穗包米	80
草鞋情	83
矮子哥和“小画眉”	85
班长“王政委”	89
草地四救战友	93
小波和他的山药蛋	96
芳妞脱险	98
追赶队伍的小红军们	100
小忆湘睡着吃夜饭	103

打“鬼”.....	105
小部长和小号兵.....	106
通讯员巧布草鞋阵.....	109
小 魏.....	111
让“泥水”的故事.....	113
小刘舍身接“涧槽”.....	114
小刘夺枪.....	116
鹅卵石党费.....	119
小石根参军记.....	121
假 坟.....	124
分 梨.....	126

霜 夜

湘江水在晚秋的月色下缓缓地流着。两岸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沙丘边，15岁的红军小战士陈仕朝苏醒了。

四个多小时前，部队借傍晚的暮色抢渡湘江，遭到国民党军队疯狂堵击，牺牲了许多红军战士。小陈在渡桥上被敌人击中，落入水中，昏迷中被江水冲上了岸。

大部队早已走远，只剩下狼籍的战场。小陈拄着枪吃力地站起来，又冻又饿，身子轻飘飘的。摸摸口袋，只有一枚银元。可是，在这里，钱，又有什么用呢？

他抬头看了看北斗星的位置，便一歪一斜地向着北方走去，那是部队行进的方向。

深秋的夜，越来越冷。湿透了的军衣，已冻得挂起了冰花。他多么盼望能有一堆火烤烤身子呀！

正想着，前面的林隙间竟然真的出现了一点光亮。小陈脚下加劲儿，很快走到跟前，原来是山坳坳里一个孤零零的小木屋。

小陈悄悄走近窗口，踮起脚尖向屋里看，看到屋里一片混乱，像是刚刚被人洗劫过，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坐在火堆前，衣衫褴褛，愁眉不展。小陈不小心踩翻了一块砖头。屋里两人顿时一惊：“妈，是中央军又来了？”姑娘惊恐地问。

“好像不是有人。”那位妈妈又仔细听听，没有什么动静，给女儿壮胆。可是，刚刚说完，她又叹了口气：“唉，可听说红军也快来了。”

“红军是什么样的人呢？”姑娘问。

“我也没见过。可听保长说，他们都是红脸红发的。这个兵，那个兵，过来过去，都是老百姓倒霉。”

小陈在窗外听了这一番话，心中十分气愤。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不说，还欺骗人民，使老百姓误解红军，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小陈想走进去，向她们解释。可是，又怕在这深夜吓着这对母女。想到这儿，他毅然打消了进屋取暖的念头，决心继续往前走。刚要迈步，什么东西绊住了他的脚。借着月光一看，是一捆放在墙脚的红薯秧子。他顺着秧子摸了摸，红薯已经都被摘没了。可是，红薯根根也能充饥呀！想着，小陈轻轻掐了一小把红薯秧子放进口袋里，又摸出铅笔和一张纸，摸黑在纸上画了几根红薯秧子，然后，用银元把纸压在了窗台上。

站在窗前半天，屋里的热气可能也多少传出来一些，小陈觉得似乎暖和了一些。他再次留恋地看看小木屋里的火堆，拄起靠在墙边的步枪，艰难地向着黑暗中的小路走去。

第二天上午，小木屋里的大妈走出家门，远远看到小路上躺着一个人。她战战兢兢地走过去一看，是一个已经断了气的小兵。

大妈正在发愣，女儿在屋门口喊起来：“妈，您快来看那！”

大妈赶回来，母女俩看着纸上画的，再看看小路上死去

的红军小战士，一切都明白了。

大妈翻过大山，找来几个男人，帮着掩埋了小陈的尸体。人们还在小陈的坟前立了个碑。山风吹起大妈的满头银发，她咽下悔恨的泪水，捏紧拳头对大家说：“从这个孩子身上，我们看出了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以后，只要是红军让我们干的事，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去办！”

吃 狗 崽

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的第三天，小袁和两个年岁小的病号就掉队了。他们三个互相搀扶着，头昏脑胀，脚重如铅，迈着踉跄的步子，往西追赶部队。

夜里，他们走到一个叫九堡的小镇。往日繁荣的小镇，今日已是一片凄清，老百姓都疏散到山里去了。

小袁他们走到一家门口，轻轻地叩门，半天，一个老妈妈打开半扇门，见是几个红军，赶紧把他们让进屋里。

老妈妈仿佛久别重逢，高兴得说个不停。小袁说：“老妈妈，我们三个人因病掉队了，今晚想麻烦在您家住一晚。”

“啊呀，瞧我这个老懵懂，只顾说话，看你们一个个脸黄手肿的，是什么病呀？”当她得知是“打摆子”时，便安慰说：“不要紧，在我家住吧，我还有个能治这种病的土药方子呐！”

小战士们一听，喜出望外，赶忙问是什么药方。

“吃个狗崽，包你们好！”老妈妈胸有成竹地说。

大妈话音落地，几个小红军却低下了头。他们不约而同地摸摸自己的口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多少钱，但又不能违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白吃群众的东西。

老妈妈见他们迟疑，以为是不相信她的话，便说：“甭担心，我敢担保见效！”

“老妈妈，你们这里的狗崽多少钱一斤？”小袁问。

“什么多少钱一斤，我家就有，你们尽管吃就是，不吃，还留给白狗子？”说着，老妈妈向屋里唤了几声。唤声未落，一条约三斤重的小黄狗就摇头摆尾地跑了出来。它先向几个小红军“汪汪”地吠了几声，经老妈妈喝住，就在她身前身后摇着尾巴打转转。

“孩子们，你们哪个会宰狗，就动手吧！”老妈妈恳求说。

小袁把嘴巴凑到两位伙伴的耳边，告诉他俩自己还有两个银毫子和十来个铜板。两个小伙伴也说自己还有些钱。他们商定第二天临走时给老妈妈付钱，于是，就把小狗崽杀了。

几个小红军虽说十分饥饿，但因身体太虚弱，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老妈妈说要多吃点才见效，一个劲儿地给他们往碗里添。一直到小红军们把锅里的汤都喝光了，才高高兴兴地去洗了碗筷。

晚上，大家陪老大妈聊了会儿天，便睡觉了。半夜，一个小伙伴把小袁捅醒，高兴地说：“哎，班长，我出了一身汗，觉得轻松多了，这狗崽肉真见效啊！”

小袁的身上也早出了汗，再摸摸熟睡的那一位小战士，也冒汗了，他们高兴地笑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起床后，把钱凑拢，悄悄放在桌上。三个人吃完早饭，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大妈。

走出两里多路了，后面突然传来喊声：“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

三个人回头一看，是老妈妈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

追到跟前，大妈生气地说：“小同志，你们小看我老婆子了。”说着，掏出三人留下的钱就往小袁手里塞：“这钱，你们留着路上用！”

小袁赶紧推辞：“老妈妈，钱太少了，这只是表表我们的心意。”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白匪军就是拿一百大洋也莫想吃我的狗崽毛，你们吃我的十条狗崽肉，我也不要一个钱。我的心意你们也应该明白呀！”

老妈妈十分认真。如果硬要她收下钱，她一定非常生气，不给呢，又违犯了群众纪律，小袁他们别提多为难了。

老妈妈硬是把钱塞进了小袁的口袋，不容分说，用力推着他们上路，嘴里一边念叨着：“来日你们打回来，比给我什么都高兴！”

三个小红军战士怀着对老妈妈无比崇敬的心情，沿着大部队插下的“红星”路标昼夜兼程赶路。无病一身轻，第四天，他们终于在一个叫宽田的地方赶上了自己的部队。

两个饭盒

红军长征进入云南的第一仗，旗开得胜，打跑踞守在白龙山的国民党部队，来到了山腰的湾子头。过去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伪乡长跑了，红军们把伪乡长家里的衣物粮食拿出来，分给了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们。小姑娘招弟家也住了几个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们说话和气，纪律严明，可好呢！

第二天清晨红军就出发了。招弟和一个小姐妹把红军送出好远好远，才恋恋不舍地沿着山路走回来。在一个山角处，两人突然听到丛林里有很弱很弱的呻吟声。顺着声音找去，她们在山角的一个煤洞里发现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招弟吓了一跳，再仔细一看，见这个人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衣领上有红领章，八角帽上缀着一颗红五角星。这不是红军吗？而且，这个红军战士年龄很小，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

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这名小红军脸色苍白，神志已经昏迷。招弟忙叫过小姐妹，两人扶起他，打算背回家去救治；又一想，红军走了，伪乡长和白狗子们肯定很快就回来，这小战士要是被他们发现，准遭毒手。两人商量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背起伤员，穿过一片竹林，把他送到了一个小庙里。

在庙里，小红军苏醒过来，讲述了自己负伤的经过。原

来，昨晚红军左路迂回包抄敌人，冲锋的时候他负了伤，忍着剧痛匍匐前进，不幸跌到煤洞里昏了过去，因而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招弟一边安慰小战士别着急，一边让小姐妹看着他，自己跑回村，抱来了蓑衣和秧被（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穷人用秧草晒干编织成的），把他安顿舒服，又跑回家煮了稀饭喂他吃。

几天里，招弟和那个小姐妹轮流给这个小红军送水送饭，并带来一些草药，为他洗擦伤口……

不幸的是，由于条件太差，伤口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小红军的身体越来越弱了，渐渐地，他一次次长时间地昏迷起来。

这天晚上，招弟背着箩筐假装上山打猪草，偷偷把饭送到小庙里。

小红军见几天来两姐妹送水、送饭、送药，非常劳累，心里很感激。他艰难地撑起身子，眼里闪着莹莹的泪花，从身上摸出两个饭盒，对招弟说：“大姐，你们对我太好了，我没有什么感激你们的，只有这两个饭盒，是从江西带来的，你们留下做个纪念吧！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革命……一定……胜利……”他吃力地说着，声音渐渐低弱了，只有嘴唇还在微微地翕动着，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小姐妹满含泪水，急促地呼唤着：“红军哥哥，你醒醒，你醒醒呀！……”可是，小红军合上了双眼，再也不能答应她了。

深夜，招弟从村里找来两位大叔，帮忙在小庙旁挖个坑，

掩埋了小红军烈士的遗体。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招弟也精心收藏着小红军烈士留给她的饭盒。看到饭盒，她就想起了红军。漫漫长夜里，招弟和所有穷人们，都盼着红军早日打回来！

掉 队

红 25 军卫生部里，有几十个小女兵看护员。别看她们年纪小，工作可细致呢。伤病员们都夸奖她们能干。可是，有一件事，回想起来，却让她们特别的不好意思。

原来，这一段时间，敌机总跟着我们的部队轰炸。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部队就每天天黑以后出发，第二天九、十点钟左右宿营，改成夜行军了。

长途夜行军，每夜都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有时甚至得走一百七十八里，这对成年指战员都很艰苦，更甭提这些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儿了。她们白天还要防空、照顾伤员，一到夜里，走着路，“瞌睡虫”就来了，光想睡觉。夜间遇到稍宽点儿的路，为了缩短部队的距离，往往走四五路，甚至六路纵队。小女兵们困得遇到前面停下来时，站着等着时就睡着了，待前面的部队走出好远，才被后面的同志推着半睡半醒地往前走；还有时走着走着跌倒在路旁的小沟里，也不觉得

疼，迷迷糊糊就又接着睡着了。

有一次，部队已经宿营了。几个掉队的小女兵离目的地还有二十多里路呢。中间还隔着一座山。收容队的同志对女兵们说：“你们先走，我们在后面担任警卫。”

小女兵们开始爬山。山很陡，没路，她们就拽着小树枝和荆棘棵子往上爬。爬到山顶时，天蒙蒙亮。几个人累得腿一软，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着了。收容队的同志走过时，也没注意到她们。赶到宿营地，才知几个小女兵还在后面。沿路找回来，把几个“小瞌睡虫”叫醒，太阳都已经偏西了。

“小鬼们，这一觉可睡足了吧？”收容队的同志说。

“足？再给我五天五夜，我也能睡！”几个小鬼不约而同地说。

在太阳地里睡了一天，她们全身是汗，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当收容队的同志把她们带到宿营地时，大家已经吃过饭、睡过一觉了。

看到别人已经把应该自己负责的伤病员安顿好，几个小女兵很是忐忑不安。她们相互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心里暗暗决心：今后，再也不能因为贪睡而掉队了！

红 娃

广西北部 的 11 月，已经是大雪封山了。一队执行完任务

追赶大部队的红军战士走到大南山下时，一位眼尖的小战士突然发现前面的雪地里好像倒下去一个人。

“快，过去看看！”班长张少林命令。

两位小战士跑上去一看，都愣住了。班长大步流星地赶上来，责怪起他们：“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扶起来？”

“班长，她，她是个女的。”

班长一看，果然，雪地上躺着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人。她昏迷不醒，衣不遮体，难怪两个小战士不敢动手。

张班长看到这个已被大雪掩埋了一半，面色苍白、气息奄奄的女人，赶忙蹲下身子，让战士们帮忙把她放到自己肩上，向不远处的山坳走去。来的时候，他看到山坳里好像有一户人家。

在山坳里，他们在一块岩石的背风处找到了一个小茅棚。战士小魏上前推开门，只见屋里凄惨极了：火堆已经熄灭，屋角的一个草窠里，有个婴孩正舞手踢脚地啼哭着。

小魏赶紧上前，把孩子抱在怀里。

小孩一边哭，一边本能地移动着小嘴，贪婪地寻找着奶头。

班长把女人放躺在床上，解下自己的棉毯盖在她身上。

几个小战士把火烧旺了，茅棚里渐渐暖和起来。

原来，这个年轻的女人叫土妹，是地主家的丫环。由于再也受不了地主的欺负，和一个长工跑出来，结为夫妻。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月前，她就要分娩的时候，丈夫上山打柴，掉下悬崖摔死了。孩子降生后，家中穷得连蕨根都吃不上，哪

里有奶水喂孩子？

为了孩子，土妹下决心冒着风雪去挖些蕨根来，吃了给孩子下奶。于是，她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扛着锄头，走入了漫天的风雪……

“大嫂，别怕，我们是红军，长征路过这里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哇——”孩子又哭起来。

战士们环视屋内，只见除了一个被烟火熏得乌黑的小砂锅，再没有一件完整的家什。于是，他们在砂锅里添些水，架在由三块石头凑成的“灶”上，纷纷解下自己的米袋，把米倒进锅里。

小魏抱着孩子，孩子一个劲地哭。

“小魏，你炸碉堡还行，抱孩子可真外行！”战士小余把孩子接过来，笔直地竖在胸前：“这样抱，孩子就不哭了。”

谁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你们这些小鬼哪里会抱孩子，你们自己就还是孩子嘛！”一直在烧火熬粥的大个子战士老梁说：“我看，孩子是太冷了才哭的，来，我抱。”说着，他解开衣扣，把小孩贴抱在自己的胸膛上。孩子渐渐地不哭了。可不一会儿，老梁却惊叫起来，原来孩子的小嘴儿在他的胸膛上正使劲地嘬着。

小魏忙说：“他是饿哭的呢！”说着，从干粮袋里掏出一把炒米，放在嘴里嚼起来。然后嘴对着嘴把嚼成糊糊的炒米浆喂给孩子。孩子吸完一口，又要哭，小魏又赶忙嚼炒米……

张班长见状，赶紧让大家都来嚼炒米，孩子便从战士们

的手中一个个传起来，吸完这个战士嘴里的米浆，又吸另一个战士嘴里的米浆，最后，小家伙终于吃饱，躺在小魏的臂弯里睡着了。

年轻的妈妈喝了红军战士喂的热粥，也慢慢有了些劲儿，她感激地伸出双手，把孩子接过去，紧紧地搂在怀里。

红军战士们又要赶路了。张班长把自己粮袋里的一大半米倒进米缸。其他战士也纷纷解下自己的粮袋……

“恩人们，等一等。你们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孩子，就请你们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吧，好让我们世代都记住恩人！”

张班长想了想，说：“那，就叫红娃吧！”

“好，就叫红娃！”小战士们一致赞成。

“红娃，我们给恩人们鞠躬！”大嫂抱着红娃，深深地朝红军小战士们鞠了三个大躬。

红军小战士们又踏上了征程。

大嫂抱着红娃，登上高坡，深情地目送着队伍隐没进山坳的红色晚霞里……

血 信

1935年，红三军团长征来到娄山关。蒋介石集中了几个师的兵力，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娄山关下。

双方血战最激烈的时候，彭军团长和其他首长来到前线指挥所。中央机关就要过来了，如果不拿下娄山关，红军大部队就有被围歼的可能。彭军团长十分焦急，一边在指挥所里来回踱着，一边低声念叨：“派出的侦察员怎么还不回来？”跟随首长来前沿的军团宣传队长钟明彪也为首长着急，两眼紧紧地盯着前面的山峰。

突然，钟队长发现从敌人阵地背后的山脚下跑过来一个人，个子小小的，穿着一身破旧的老百姓衣服。他一手捂着肚子，一边跌跌撞撞地猫着腰往这边跑，一边往山上招手。钟队长见状，冲出掩体，快速跑去接应。跑近一看，呀，这不是半年前入伍的小战士刘志林吗？此刻，小刘的衣服已被鲜血染红了，肠子都流了出来。见到钟队长，他再也支持不住，右手兜住肠子，一头栽倒在钟队长的怀里，嘴里却吃力地喊着：“快，快去报告彭总，10团一部冲上娄山关主峰，又被敌人反扑压下来了，快派部队增援！”

“给你包扎一下吧！”

“不要管我，我是共产党员，你快去报告呀！”说着，小刘使劲推开了钟队长。

军情紧急，钟队长只好轻轻放下小刘，飞速跑回指挥所，向彭军团长作了汇报。

彭军团长立即命令干部团增援，一鼓作气拿下了娄山关。

钟队长发了疯似的跑下山，去救小刘。在娄山关的山路上，他看到一条由一滴滴鲜血滴成的血路。沿着这条血路，他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已经牺牲了的红军小战士刘志林。

后面的同志们也赶到了。大家抹去脸上的泪水，掩埋了小刘的遗体，悲痛万分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小兵李古佬

娄山关战斗中，排长邱会墟负了重伤，被送进团卫生队。卫生队指导员带来一个小看护兵，说：“部队要出发了，这个看护兵跟你走，负责在路上照顾你。”

小看护兵顶多只有十五六岁，一张挂着笑容的小脸蛋上带着稚气，上身穿一件旧的蓝军装，下身穿一件大概是打土豪分来的黑裤子，绑腿打得紧紧的，一顶褪了色的八角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浑身上下，干净利落，机机灵灵的，很招人喜欢。

邱排长打量小看护兵，小看护兵也用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打量着邱排长。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邱排长高兴地问。

“我叫李古佬。”

“那里人？”

“福建清流。”

“家里还有什么人呀？”

“……就，就我一个。”说着，李古佬低下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顷刻间，他又笑了，抬起头对邱排长说：“排长，